

●琳 子 / 诗篇

石窟之光(组诗)

——“中国著名诗人走进河南文化遗产笔会采风活动”作品选

1.有座石窟在那里

有座石窟在那里
先于我的行走和仰望 ,在那里
有座石窟永远在那里
先于我面前这个春天
先于我身后一群群拥挤嘈杂的香客 ,在那里
有座石窟背着满身的铁杵和龛龕
在那里
在那座石灰质的山体上
在那座石灰质山体最接近人类行走、攀爬的地方
在蜂拥而过的云朵下边
在鱼群一样翻卷的渡船跟前。有座石窟
在那里
你来吧
从开败了的桃花深处 ,带着
桃花深处的嘴唇和颜色

2.沿途传说

那座石窟是百步穿杨的石窟
是容不得沙子的石窟
是叶落归根的石窟
是满脸刀疤的石窟
那座石窟看起来星点灯
那座石窟看起来天花乱坠
那座石窟看起来飞云乱度
那座石窟看起来雷电交加
它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
那里一直长出头颅又被砍掉头颅
那里用黄金铺地用
牡丹喂马那里是
丝绸之蚕茧是
最柔软最寂静的篱笆墙洞
那里一直有人往山上背石头
他们把石头背到山上之后 , 转眼自己就变成了

石窟

那里一直有发芽的草在石窟缝隙扎根
它们扎根之后
它们自己转眼就变成了佛祖

3.龙门之水

一条大河流啊流
石灰质的山体不断滚落下草根、树叶和雨滴
一条大河是高了
还是低了
从东到西不过是一条渡船的宽度
一条大河隔开很多种族
远途而来的神仙跪下来净面喝水
雨水把他们重新变回鱼虾
一边是龙一边是鱼
一边是清水一边是土坑
夜晚的鞋子被河水再次送回到岸上
水漫过村庄的黎明
你从哪个女人的腹腔落地
你吐出的泥沙是不是很干燥
很蜡黄
很腥臊

4.万佛洞

今日 ,所有的窗口全部打开
外边是春天
它们就是朝向春天打开
外边是四月 ,它们就是朝向四月
打开。外边是拔节的麦苗
它们就是朝向麦苗打开
外边是一坨坨翻土的油菜花、海棠花、樱花
它们就是朝向花朵打开。今日
所有的小窗口都在擦拭自己的窗台
都在藏起尘埃。藏起
莲花的根。这一万五千个干净的小窗口
全部来自一朵圆顶的莲花
那是你的圆心啊你是花园小径上的一次落果
万人成佛你低头
我抬头。我由此得到恩赐和重生
而飞天的女人提着她的丝绸 ,提着她的脚
带来沿途一路开花的风
一路风化的风

5.龙门方

药方和石窟为同一个人所生
药方是写在石窟背面
你走来你打开
那些坚硬的草根转身复活
天下大白 ,我们都是等待药方的病人
你走来你打开
你的药罐已经涨满滚烫的药液
你走来你把石壁前站立
你把石壁上的花朵、根茎重现变回
草本的样子
这些硬过炼狱的花花草草啊
它们站立在石壁上的样子让人惊慌
它们等待在石壁上的样子让人惊慌
它们镶嵌在石壁上的样子让人惊慌
它们在石壁上挖不动、掘不开的样子让人惊慌
我惊慌我们的草根
我惊慌我们的病
我们的疼。我们有一喉眼滚烫的药液
要咽回我们荒凉的身体

6.卢舍那

要多久才可以长出那么高的身体
那么宽的肩
那么厚的耳朵
今日的暖风裹着我的小腿
我腿疼的时候你却在自己的微笑里望远
让我更加孤独和羞愧
是谁把你的眼神抬高
抬高到你的眼睛不再是石质的缝隙
不再是石体上的挖掘和埋葬
不是的。你看的方向我也在看
我看的方向你也在看
我看到另一座山在那里搬运自己的石头
河流绕过山体犹如血管绕过
一堆骨头。我回头看
我只有这一小会儿的时间 ,待在你的
身边。我只有
一小会儿时间

●季雨尘 / 小小说

月亮还在天上



高老六抬头看看偏西的日头 , 摔摔鞋底上的泥 , 扛起锄头回到自家地头 , 把锄头望地上横着一放 , 就那么坐在锄把上。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掏出怀里的一个小塑料袋 , 从里面摸出一张小纸条 , 然后又在这袋子里掏出些烟丝 , 仔细地给自己卷了一支大炮筒。

点上火 , 一口青烟从鼻孔喷出 , 他惬意地眯上眼睛 , 仿佛一天的劳累也随着袅袅的烟气消失在夕阳里。

烟抽完了 , 他也得回家了 , 孩子该放学了。家里孩子他娘嫌他没出

●殷惠云 / 花事心事

今年春天 , 我的紫丁香终于开花了 , 一穗穗浅紫色的小花在枝头摇曳 ,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 引来一群群蜂蝶。

种下这株丁香 , 实是我的一个梦。语文课上学了戴望舒的《雨巷》 , 那一片紫色就在我的心房氤氲。我从没见过丁香 , 只能幻化出一片紫色。紫色的花 , 紫色的伞 , 紫色的姑娘 , 紫色的雨 , 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迷蒙的紫 , 那个紫色的世界该有多美 !

一个偶然的机会 , 我得到了一株丁香 , 一尺来长的枝条如柳条般瘦弱。我欣喜地拿回了家 , 在房后栽下。看着它 , 仿佛就看到了一片朦胧

●辛振乾 / 经典叙事



哀痛的思念在细雨里缠绕 , 记忆的故事在柳丝里返青。亲爱的姥姥离去已经两年多了 , 八百多个日日夜夜 ,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岁月已经沧桑 , 你的影子却在我的脑海里越发地清晰起来。

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 没念一天书 , 不识一个字。但又是一个极其坚强和伟大的女人。

在我的记忆里 , 你很少串亲戚 , 只到过我家 3 次。即使小姨家离你不过 1 公里 , 你也是去过聊聊几次。当初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 甚至感到你无情无意 , 不去看看自己女儿们日子过得好坏。如今 , 我终于明白了你的初衷 , 那时孩子们生活并不富裕 , 你唯怕给她们添麻烦。

我们兄弟多 , 家里穷 , 你总是接济让我们吃饱穿暖。妈妈每次回娘家 , 都是满载而归。你省吃俭用 , 把麦子、玉米、地瓜干留给我们吃 , 还

●刘芳文 / 心灵史

走进这静静的白桦林 , 漫步其间 , 感到有无数隔世的记忆在这深深的白桦林之中呢 , 这充满着浪漫和青春气息的白桦林 , 勾起我曾经丢失的思绪 !

我寻觅着过去的记忆 , 我贪恋地吸取只有这白桦林才独有的静寂的气息。我静悄悄地等待 , 等待白桦林中那抹淡淡的晨雾。她飘在白桦

月亮还在天上

小轿车。那辆车就那么安静地停在那里 , 乡间的土路 , 那里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扛着锄头 , 想绕过去。他已经踏上了路边的田埂。车门开了 , 下来一个女人 , 叫出了他的名字 , 高老六。

他这才抬头 , 看到一个高贵的女人。面容依稀有些熟悉 , 只是那种高贵让他很有陌生感。他没有说话 , 他在等着。那个女人说 , 我想把孩子带走。

他恍然大悟般的认出了 , 这个女人就是他孩子的娘。高老六忽然在心里有很多的话想对这个当初放弃了婚姻放弃了他们父子的女人说 , 只是他嘴角抽动了几下 , 却依然是沉默。

女人说 , 我需要这个孩子。孩子在你身边 , 我不放心。而且 , 你也养不好 , 你知道的 , 想让孩子过得好 , 需要很多钱的。高老六还是没吭声 , 眼神望着快落山的太阳。女人急了 , 说 , 你能不能放个屁啊。高老六说 , 不早了 , 得给孩子做饭了。

女人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女人说 , 我会好好对他的 , 你知道 , 让孩子在你身边 , 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的 , 你也不想孩子跟你一样一辈子抗着锄头的。我给你钱 , 够你下半辈子花的了。

高老六把锄从肩膀上放下来 , 拄着锄把想了想 , 说 , 中。孩子你带走吧 , 至于钱 , 我不要。我知道我没啥

丁香花开

知道那是我的一个愿望。后来我就和妈妈说明 , 别人看丁香花 , 咱们就看丁香叶吧 , 一棵树叶摇曳在菜园里倒也挺好看的。我们认定它是不会开花了。

今年春天 , 妈妈整理菜园时 , 发现丁香长出了花苞 , 她连忙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我。我半信半疑 , 跑到房后去看 , 终于见到丁香的枝条的前端长出了花序。我的丁香 , 你这是要开花了吗 ? 十几年了 , 我从未见到你开花 , 在我几乎认定你不会开花的时候 , 你竟变戏法似的要开花了 ? 想到就要见到那一片氤氲的紫色 , 我很兴奋。

又过了几天 , 丁香终于让我第一

姥姥

的柿子小心翼翼地摘下来 , 用蜗牛壳削成螺旋状 , 再用荆棘条一个一个挂在屋檐下晾晒 , 两个多月后 , 香甜可口的柿饼就做好了。还有晒柿干、烧柿子和 , 极其普通的柿子 , 你总是变戏法似的弄出许多好吃的花样来。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 , 你总是叮嘱 : “再好的东西也不要多吃 , 吃多了柿子会伤身体。”

你勤劳朴实 , 下地劳作 , 打理家务 , 做晚饭 , 砍柴喂猪 , 缝补浆洗 , 忙里忙外 , 是家里的顶梁柱。你经常上山采药 , 补贴家用。野酸枣、柴胡、柏籽等 , 在你眼里都是宝贝疙瘩。有年秋天 , 我和妈妈上山采摘野酸枣 , 你坚持和我们一起去 , 饿了 , 就啃一口随身带的冷馒头 ; 渴了 , 就喝一口山泉水 , 一天下来 , 我们都累得筋疲力尽 , 而你却不知疲倦 , 背负着超过你体重的酸枣袋从山上走下来。

2006 年 4 月 , 我带着媳妇和女儿探亲 , 妈妈打电话告诉你 , 第二天 , 你就来了。带着刚刚采摘的鲜豌豆、蜂蜜、柿饼和核桃 , 我为之动容 , 很难想象 , 77 岁的你步行 5 公里 , 负重十几公斤的东西是怎样走来的。

你还是那么着急 , 吵着要回家。我一再挽留 , 并承诺陪你一起赶集 , 你才勉强同意再小住几天。农历三月二十 , 镇上一年一度的集市开始了 , 你和我们一起去赶会。妈妈看见一件款式和颜色都不错的衣服 , 很适合你 , 你就穿上试试 , 可无论怎样劝 , 你就是不穿。你说 : “我一个老婆子 , 快死的人了 , 穿啥都行 , 别糟蹋钱了。”

天公不作美 , 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拦住一辆面的 , 你说说要 10 元钱 , 怎么也不上车。雨越下越大 , 最

泥土之中。《菜根谭》里有一句名言说得很好 : “意虑无事适 , 风随自然毫无反顾地撒向这圣洁的白桦林 , 却没听到那美妙旋律般的声音。雾 , 悄无声息地落在每一片叶子上 , 深沉 , 我感到了大自然吹来微风的清爽。顷刻间 , 我的周身沸腾。我回过头 , 看一看我走进这白桦林时的一串串脚印是那么的犹豫。我记住了 , 深深地记住了 , 你温情的话语

●杨 晶 / 长篇节选

除夕的等待(上)

我讲的是大年三十晚上 , 发生在一个老教授家里的故事。那个老教授至少也有七八十岁了 , 因为他的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 , 路也不稳当。他老伴儿说过很多次了 , 让他出门拄个拐杖 , 别把自己摔了。可他就是不听 , 他说 , 要那样 , 学生们就会以为我老了。你还以为你很年轻吗 ? 老伴儿埋怨说。我老了 , 可我有三个有出息的儿女 , 一想起他们 , 我的心永远都是年轻的。

是啊 , 他的一个个儿女都是多么优秀啊 ! 老大 , 马家驹 , 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当教授 ; 老二 , 马家骥 , 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当教授 ; 老三姑娘马家凤 , 在维也纳的爱乐乐团任第一小提琴手。那是个多么强大而光彩的阵容啊。任何人家有其中的一个 , 就足以让人骄傲得把脸都举到天上去了 , 可他们的家 , 一下子就出了三个这么重量级的人物。虽然小时他和老伴儿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 , 虽然他们至今还蜗居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六层小屋里 , 虽然他们家中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玲珑牌储蓄罐 , 每天把一个个的我们一个不落地储藏进去 , 可他们心里还是那样的满足。特别是当在校园里与人相遇 , 人们问到他们的儿女时 , 老两口的脸上立即就放射出异样的光彩来 , 他们的心里就好比《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吃了人参果一样 , 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都是舒坦的。接下来的程序 , 就是老伴儿开始详细介绍孩子们的成就了 , 老大获得了什么荣誉 , 老二又拿到了什么研究课题 , 老三获得了什么称号 , 那真叫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呀。人家不想听了 , 可为了面子 , 也为了照顾(或者叫怜惜)到老两口的虚荣心 , 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时间长了 , 人们都有点怕了 , 一见马教授和老伴儿过来了 , 就赶快绕道而行。人们还为老教授起了个新的名字 , 叫马长鸣。怎么回事呢 ? 老教授的名字本来叫马鸣 , 因为爱炫耀儿女 , 所以人们给那名字中间加了一个字 , 表示他们的反感之意。他们还把儿女们的照片 , 从小至大的 , 特别是成名成家之后的光彩照人的照片 , 加上孙子孙女的 , 都一一悬挂起来。马教授伏案工作一会儿以后 , 边休息边来瞻仰他们儿女的尊容。而他的老伴儿呢 ? 则另有事儿可做可看 , 就是翻看儿女们的东小西 , 衣服了 , 玩具了 , 他们用过的本了笔了 , 有时看着高兴 , 可有时就不行了 , 不知怎得就淌出了泪水。每逢这时 , 马教授就会过来安慰她。你看你看 , 老毛病又犯了不是 , 儿女们有了出息 , 我们应该高兴才是 , 咋能掉眼泪呢。说着 , 在老伴儿的肩头拍两下 , 不哭了不哭了乖 , 咱应该高兴才是。这时老伴儿就会说 , 谁说咱难受了 , 我这是幸福的泪水 , 咱养活的儿女这么优秀 , 我怎么会难受 , 我憋了。

在儿女们成家立业之前 , 他们俩是挣钱寄钱的机器。儿女们成家立业 , 有了孩子之后 , 他们就成了照着孙子孙女的机器。他们的儿女们把他们制造出来的有着马家优秀基因的孩子们从遥远的国度送到老教授这里来 , 让他们照看。老大两个 , 长大一个接走一个。老二两个 , 长大一个接走一个。女儿一口气生了三个 , 怕吃亏似的也都仿照着哥哥们 , 一个个地送回来 , 又一个个地接走。七个孩子 , 每一个都扒了老两口一层皮。可他们还照送不误 , 因为他们清楚 , 老两口的皮是扒不完的 , 扒掉了老的 , 新的很快就又长出来了。可老两口呢 , 他们心里也特别地喜欢儿女们来扒 , 为什么 , 孩子们在国外多不容易呀 , 自己的后代 , 放到哪里我们放心 , 我们不看谁来看呀。现在他们的三个儿女 , 七个孙子孙女 , 都在国外定了居 , 还加入那些发达国家的国籍 , 睁开眼睛看看周围 , 谁能比得上我们呀。不要说见到了 , 就是听见了也要把他们羡慕死。

今年春节前 , 校领导照例来看望老教授。他们捧着鲜花 , 提着礼物 , 笑容可掬地来到家中 , 来看望德高望重 , 为学校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马教授。寒暄之后 , 还没等马教授邀请 , 他们就主动起来 , 进到里屋 , 来瞻仰孩子们的尊容。边看边赞美着 , 多优秀呀 , 太了不起了 , 老大长得最像马教授 , 不 , 还有马家凤 , 更像 ,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脱下来的。老二像老嫂子 , 秀气 , 文静 , 哎呀 ! 你们老两口子太伟大了。又有一个人说 , 世界公民 , 你们这是世界公民之家。或者说是培养世界公民的摇篮。将来你们老了 , 就可以周游列国 , 享清福了。马教授接过硬茬来说 , 哪儿也不胜咱的家 , 人生地不熟 ,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将来我们老了 , 哪儿也不去 , 还要看着咱们的学校越办越好 , 更上一层楼嘛。院长对副院长说 , 咱们学校在培养后代方面 , 没有人能赶上马教授吧 ? 副院长马上接着说 , 没有 , 像马教授这样的家庭 , 不要说咱们学校 , 就是全国的大学 , 也不会有几个。以上说的都挺好 , 这时一个刚调到学校工作不久的女同志下了道。她说 , 常言说 , 养儿防衰老 , 栽树望阴凉 , 你们应该留一个孩子在你身边 , 要不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 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 , 这话马教授可不爱听。他随即就接上去 , 没关系 , 我们都还年轻 , 等老了再说。领导们也都随声附和道 : 是是 , 老了再说老了再说。哈哈……

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 , 老两口过起了那种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年三十那天 , 全城都响起了鞭炮声 , 连过去的清静之地 , 大学校园 , 此时也概莫能外 , 此起彼伏地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是禁燃鞭炮好 , 多烦人啊。教授说。过去校园多清静 , 现在也成大马路了。老伴儿说。是啊 , 回来给学校领导提提意见 , 校园里还是禁燃放好。唉 ! 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听不得鞭炮声了。

上午 , 老两口穿着厚厚的 , 互相搀扶着 , 迎着凛冽的寒风 , 到离学校最近的年货摊上买了几挂鞭炮 , 还买了对联、门心和“福”字。傍晚时分 , 教授颤颤巍巍地站到凳子上 , 由老伴儿搀扶着 , 把上午买来的“万事如意大吉祥、阖家顺心永安康”以及横批为“四季平安”的对联 , 上面印着秦琼和尉迟敬德的门心和“福”字都一一贴到该贴的地方。(节选自杨晶长篇小说《拿钱说事 2》)